

文章编号: 1008-8717 (2015) 02-0018-05

论外语人力资本投资的特性

方 宝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外语教育具有人力资本投资的属性, 但与一般的人力资本投资相比, 其具有显著的元人力资本投资、公共产品以及国家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特性; 与母语人力资本投资相比, 其在投资的必要性、机会成本以及收益实现方式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 从提高投资效益的目标出发, 我国的英语教育应适时进行转型, 加大专业英语教学的力度, 并使学习者树立英语人力资本投资的长远观念。

关键词: 人力资本投资; 外语教育体制; 语言经济属性; 英语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人力资本是指依附人体体力和脑力所具有的全部劳动价值的总和, 其主要是通过教育投资的方式获得 (舒尔茨, 2001)。因此, 在一定的意义上讲, “如同通过工作经验或通过诸如数学或历史学科正规教育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一样, 语言本身也是一种人力资本 (Vaillancourt, 1989: 78)。”外语能力是语言人力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 其技能的形成完全满足人力资本投资定义的三个标准: 一是外语技能的形成需要花费大量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个人成本包括学杂费、资料费、时间、精力等方面的投入; 社会成本包括其它机构或组织为外语教育所提供的物质资源、教育服务等方面的投入。二是外语技能具有良好的生产性。掌握一定的外语技能可以使人们具有更多的交际可能, 从而得到更高的收入或更好的职位。格林 (Grin, 2001: 70) 曾计算出英语对瑞士人收入水平的正面影响达到 12%~13%, 而英语并非瑞士的官方语言, 说英语

的人数还不到其总人口的 1%。三是外语技能是依附于人体而存在的。它就像健康等人力资本一样, 必须依附于人体才能进行投资、消费和生产活动, 并受到人的各种内外在条件的制约。当然, 外语本身的特殊性也使得其教育必然异于一般的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国际交往的一种工具和手段, 多数情况下, 外语能力的获取本身并不是外语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价值回报的终极条件。但是, 外语人力资本的形成可以为其它人力资本的获取、实现价值回报和增值提供优化条件。

一、外语教育异于一般人力资本投资的特性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 语言是一种具有规范人们意义表达功能的符号系统, 因此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制度” (索绪尔, 1980), 而“与其他社会制度不同的是, 语言是一种基础的社会制度” (Searle, 2005), 同时它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 其特殊性源于语言作为信息承载物的属性。人类社

收稿日期: 2014-10-07

科研项目: 本文系 2014 年度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 LX2014179); 2013 年度广西中医药大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立项项目 (项目编号: 2013C36)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方宝 (1981—), 男, 广西武鸣人, 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 广西中医药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 教育经济学、语言经济学。

会的各种制度主要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语言来进行传达和记载,各种制度效力的维系和制度构成本身的变化发展也需要通过语言来发挥作用。可以说,“不仅种种制度的、道德的、法律的和社会的规范存在于语言中并以语言作为其存在载体,用语言来界定、来表述,而且它们必定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生成,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存在,并通过语言的载体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以及文字交流中演化和变迁。”(韦森,2005)因此,人类要认知他们所构造的这个社会体系和获取更多的知识,就必须先掌握这个具有意义表达功能的符号系统——语言。语言是一种知识和技能,同时它又是人们掌握其它知识的基础知识,即元知识或元技能。因此,语言人力资本投资往往要先于大多数的其它人力资本投资。人们只有掌握了某一语言才具有解读无限信息和获取其它技能的更多可能。由此可见,语言技能具有元人力资本的特性,即保障个体进行其它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人力资本,外语技能也便如此。外语能力是人们进行异族沟通和获取外来信息的基础手段。多数人学习外语的理想目标主要是为了将外语技能发展为一种辅助其获取其它人力资本的资本,即元人力资本。比如,中国的众多学者掌握了娴熟的英语技能,可以阅读大量的相关领域英文资料来获取信息,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英文为媒介对外发布。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知识、信息的全球化发展,掌握一门或多门外语对提高人们获取外来知识或信息的能力具有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下,外语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给个体带来经济收益,而且能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Nelson & Phelps (1976)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一定的规模效益性”,即人力资本存量越大,生产的知识就越多,知识的溢出效应就越明显,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外语人力资本投资更为彰显和遵循这一规律。一个国家或民族外语能力的整体提高可以为其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比如有助于降低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等与外语技能掌握有关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其国际合作的便利性和可能性,并为其带来巨大收益。比如,根据Hutchison的计算,在非英语国家,每增加10%的人口说英语就意味着它的进口量将增加1.7%,出口量增加2.3%(Hutchison,2002)。相反,外语人力资本的欠缺可能会使一国经济的发展遭受重挫。例如,2007年欧盟委员会公布的一项针对欧洲29

个国家2000多家中小型进出口企业开展的“欧盟地区多语言技能短缺对欧洲企业和经济影响的研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约11%的企业(约195家中小企业)由于缺乏外语人才已失去了诸多商业机会,其中的37个企业已失去了价值约800万欧元到1350万欧元的订单;54个企业丧失了价值在1650万欧元和2530亿欧元之间的潜在订单;至少有10家企业损失的订单价值超过100万欧元^①。显然,这些损失的计算只是包括了企业所能意识到的有形损失,如果加上诸如声誉、影响力等一些无形资产损失,外语人力资本的缺乏使一个企业失去的实际上可能还要大得多。由此可见,从国家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出发,外语人力资本投资绝不是单纯的个人事务。合理的外语人力资本存量对国家经济和贸易等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是这一作用的受益者。因此,外语人力资本投资应然受到国家的强制性管理和保障,成为必备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把外语教育列入其基础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据2008年《欧洲学校语言教育的关键数据》报告^②:外语教育已经成为欧洲义务教育阶段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求其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习至少两门外语。有近20个欧洲国家的中央教育部门要求中学阶段的核心课程至少包含一门外语课程。这进一步说明了外语人力资本投资规模效益性和强制性得到了众多国家的共识,并付诸于他们的相关政策制定和教育管理实践中。

外语的“国际通行证”角色使其成为了不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入侵和软实力竞争的重要手段和因素。外语的推广和普及程度也成为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衡量标准之一。中国与世界强国之间的竞争,也必然包含汉语和相应外语之间的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我们要“百战不殆”,就必须先“知己知彼”;而如若我们要“海内存知己”,就必须加强自我宣传,因此,我们不但要把外语引进来,更要把汉语推向世界。如果不同国家之间彼此无法通过语言进行交流,那么两者之间的竞争和对外伸张都将难以进行。不置可否,外语能力已经成为了一国政治、经济和国防安全的重要考量。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领域的深度入侵、冷战思维的广泛存在以及和平演变势力的顽固不化使得仅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已不足以维护好国家的多方面安全和利益。而要保障国家的安全,首

先要全方位地理解和甄别威胁国家安全的外来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外语就成为了必备手段。在外语教育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方面,美国政府早有“先见之明”,并从国家安全的视角出发来进行一系列外语教育战略的构建,比如,美国早在1958年通过的《国防安全教育法》第6条中就专门规定了外语教育问题。在此后的半个世纪时间里,其制定的外语政策大多具有非常鲜明的国家安全目标。1979年总统委员会在其发表的《智慧产生力量》(Strength Through Wisdom)^[5]报告中指出:“作为美国公民,懂得一种以上的语言已经是国家安全的需要。”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美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外来冲击和压力,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美国更加重视外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2006年1月,美国教育部协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情报局通过了《为美国安全和竞争力教授外语》(Teaching Languag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项目^[6]。2007年初通过的国家安全语言法案(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Act)倡议将外语学习纳入国家安全教育课程的范畴。由此,外语教育与国家安全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

二、外语与母语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

语言是人类交往的主要介质,任何一个生理健全的社会人都必然学会至少一门语言。因此,母语与外语教育的共存就构成了现代人类语言学习的一种“生态环境”,而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外语与母语教育所处的环境、外语与母语习得的先决条件以及彼此发挥作用领域的不同导致了外语与母语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重大差异。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学得最好、使用最多的语言自然是母语。这是由人类生活的社会性所决定。也正因为如此,母语人力资本投资成为了每一个社会人的必经阶段。一个人可以选择不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他却无法拒绝母语学习。语言的元人力资本属性决定了个人若没有足够的语言资本积累,将难以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而在众多的语言种类中,对于任何个人而言,母语必然是其人力资本投资付出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一种。当然,这种投资也必然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这主要是个人对母语人力资本的认识、重视程度、个人语言能力以及投资目的不同所致。个体在母语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差异性并不影响其投资的必要性。相比之下,外语人力资本投资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选择

性。不可否认,外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受到教育政策的影响和制约,而我国现行的教育政策使外语学习几乎成为了所有正规教育的必要构成,但其学习效果如何并不会对个体的生存造成重大影响,况且是否接受教育,特别是高层次的教育,其本身就是一种选择。而外语教育中,人们选择哪一门外语以及进行多大程度上的投资则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投资预期效益和投资成本差额的一个判断。而现实中,外语教育选择性较大程度上受教育政策的制约,加之人们对外语人力资本投资预期效益的可能性误判,导致了人们对外语学习必要性的质疑。

外语和母语人力资本投资都会产生一定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又称为择一成本或替代性成本,是指因为选择某一投资项目而不得不舍弃对其它项目投资并获益的机会的成本。商品生产的资源是有限的,当人们利用仅有的资源来生产某一商品时,必然会失去利用这些资源生产其它最佳替代品的机会。与母语相比,外语人力资本投资会产生较大的机会成本。人类从出生伊始就要发展认知、思维和言语能力,而语言与思维、认知能力是分不开的。语言是思维与认知的载体和媒介,是一种元人力资本,一个人在其母语能力还尚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和训练之前,对其进行其它有意识的人力资本投资往往收效甚微。因此,母语教育就成为了初生婴幼儿的首要 and 必备人力资本投资。由于缺乏选择性,婴幼儿能够将其十足的努力投入母语学习中,学习成效斐然,不到三、五岁便可娴熟地与他人进行母语交流。相比之下,真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必然发生在具备一定母语水平的基础上,而此时人的思维能力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具备了进行其它人力资本投资的条件。因此,此时的外语人力资本投资必然产生较大的机会成本,比如小学生可能面临着为学好外语而放弃学习音乐、绘画、舞蹈等才艺的境况。此外,语言学习环境的缺失也使外语人力资本投资产生“高额”成本。语言学习贵在“学以致用”,人类在母语学习过程中具有对其所学语言进行反复练习和不断修正的得天独厚优势。生活于母语充斥环境中的社会人在清醒状态的每一刻几乎都在学习和应用母语,哪怕在安静地思考问题的时候,人们也是在用母语进行思维。相反,语言应用环境的贫乏使得外语学习往往“费时低效”,其人力资本投资成本高、风险大,因此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大多数人不愿意也不可能“一心一意”和“全力以赴”。

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语言教育必然体现一定的效益性。人的社会性以及母语的传承性决定了,无论是对于牙牙学语的婴幼儿,还是对于学富五车的文人学者而言,母语人力资本都能产生较高效益,特别是在维系和促进群体交往方面,低水平母语的作用也不可估量。而外语则不然,在我国现有国情下,对于大多数的外语学习者而言,低水平的外语技能难以产生经济收益。一方面,我国普遍缺乏必须使用外语交流的真实环境和场合,低水平的外语交流只能停留在外语学习中;另一方面,外语水平不高迫使人们在遭遇必需应用外语进行交流或工作的场合时(比如与外国人进行交谈或翻译外文资料等)选择了回避或求助专业人士的策略。此外,大量外语专门人才的存在使得低水平的外语技能已经难以成为人们赚取外语服务收益的资本,这主要是由市场对低水平外语人才需求缺乏所致。由此可见,外语人力资本投资效益的实现主要发生在掌握较高水平外语技能的阶段,而母语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外语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相对受限,而且其功用的发挥往往具有选择性和被动性。虽然频繁的对外交往极大地增加人们应用外语的机会,但是低水平的外语能力往往使人们对其望而却步。因此,与母语“学以致用”的投资价值回报方式所不同,外语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周期长,投资初级阶段的经济收益几近于零,但是投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其收益往往随投资的增加而呈倍数增长。这是外语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回报的一个基本规律。

三、对我国英语教育的启示

外语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须倍加审慎。鉴于英语的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将英语作为公共外语教育的首选语种有其充分依据。英语在世界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其具有了名副其实的语言“霸主”地位。“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英语交际能力,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科学家能读懂英文,全世界80%的电子信息用英语存储,全世界网站的78%为英语网站(姜亚军,2002)。”诚然,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优势地位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忽视它的存在,然而这也难以避免人们对我国现行英语教育体制及其人力资本投资效益低下的不满。英语人力资本的投资价值毋庸置疑,因此当务之急,我们要做的不是质疑或废除英语教育本身,而是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目前,我国的英语教育基本上贯穿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的整个教育体系,一名博士研究生要完成其学业大约要修读16-20年的英语。尽管如此,能自如地应用英语来进行对外交流或获取信息的学习者并不多,其“罪魁祸首”在于我国专业英语教育的缺失。专业英语(Subject-Based English)是指与某种特定职业和学科相关的英语,比如商务英语、法律英语、计算机英语等。英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将英语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应用到实践中,从而发挥其作为“元人力资本”的功用。因此,英语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实现必然是以其资本的“可流通性”为前提,这就要求加强英语与专业知识的融合,让个体的英语人力资本随其专业人力资本的发展而流转。加强专业英语教育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英语基础,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基础技能培养,又会造成过度教育和资源的浪费。因此,英语教育应适时地从基础能力培养转向专业能力培养。根据我国的现状,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应设置在高中与大学之间,即“把普通英语教学任务全部下放到中学阶段去完成,以便学生进入高校时便可专注于专业英语的学习(章振邦,2003)。”同时,加强专业英语学习并不会弱化学生的英语基础,相反其英语综合能力还会随着学习兴趣和“学以致用”机会的增加而提高。

我国高等教育阶段的专业英语教学早已有之,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要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就不得不改革现有的英语考核制度。众所周知,考试具有重要的反拨效应,考试制度的设置和考试内容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对教学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当下,我国高等教育阶段大大小小的英语考试主要以通用技能的考核为目标,从学业水平考试、升学选拔考试到规模庞大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基本上都遵循这一原则。与此相对应,高校英语教学必然以通用基础技能的培养为主要目标,并使应试教学愈演愈烈,专业英语教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英语教育要转型,考核体制的改革就要“首当其冲”。为此,我们必须进行两方面的改革。一是构建针对各种学科门类的专业英语能力证书考试制度,努力提高专业英语能力证书考试的社会影响力,进而逐步淡化和取代现行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在专业英语能力考试设置方面,近十年来,我国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开设了商务英语、法律英语、计算机英语、金融英语等学科领域的证书考试,但这些考试尚未形成普遍的认知

和引起应有的重视,而且,多数学科领域的专业英语能力考试制度还尚未建立起来。二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大量开设公共英语选修课,用以改善或取代现行大学英语必修课“一统天下”或“一家独大”的局面。让广大学生拥有选择如何学英语和学习什么样的英语的权利是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提高英语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重要保障。

当然,无论外语教育体制进行怎样的改革,我们也不可能期待外语人力资本投资效益的实现“一蹴而就”。人力资本理论之父舒尔茨指出“投资回报周期长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大特征”,外语人力资本投资更是如此。一般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回报主要是在投资者个人终结其阶段性或主体性教育投入,并进入就业市场后,通过劳动报酬的获取来实现。在国民教育水平总体不断提高的趋势下,个人的平均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周期具有不断延长的趋势。外语人力资本投资的特性使得英语学习必然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但是现实中,众多学习者都希望英语教育能实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这往往是常规教育难以实现的。结果,不少学生滋生了对英语学习的悲观失望情绪,更有甚者将自己学业上的失利迁怒于当下的英语教育体制。不可否认,高等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游离于学生的专业学习之外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究其根源,主要还是在于学习者缺乏外语人力资本投资的长远观念所致。外语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实现途径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经济效益的实现不可“急于求成”,更不可能通过加大物质资本的投入来减少其人力成本的付出。但是外语人力资本一旦形成便会与投资者个体永久相随,变成个人“受用无穷”的资本,并为其带来较大的经济附加值。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的外语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诚然,如果加以冷静思考和审慎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仍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这只是意味着我国外语教育体制亟需改善,而不是像因噎废食一般对其“全盘否定”。外语教育体制的形成是社会诸多方面错综复杂关系博弈的一个结果,而经济效益只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提倡单纯为经济利益而进行纯功利性的外语教育。语言都承载着人类社会进步的不同文化和智慧,其社会价值是多方面。经济价值绝不能成为外语教育唯一或主要的动

因,否则,我们的外语教育将会误入歧途,变成急功近利的一种短视行为。

注释:

- ①ELAN:Effects on the European Economy of Shortages of Foreign Language Skills in Enterprise. [EB/OL].[2010-08-02].<http://ec.europa.eu/education/policies/lang/doc/elan-en.pdf>.
- ②Eurydice.Key Data on Teaching Languages at School in Europe 2008 Edition. [EB/OL].[2009-3-15].http://eacea.ec.europa.eu/education/eurydice/documents/key_data_series/095EN.pdf.
- ③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from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Z]. Strength Through Wisdom, 1979,11.
- ④参见 <http://www.apecneted.org/resources/downloads/teaching-lanugage.pdf>.

参考文献:

- [1]姜亚军.疯狂的英语[J].书屋,2002,(8).
- [2]舒尔茨.报酬递增的源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5.
-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4]韦森.言语行为与制度的生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 [5]章振邦.也谈我国外语教改问题[J].外国语,2003,(4):1-6.
- [6]Grin, F. English as Economic Value: Facts and Fallacies[J].English World,2001,20(1): 65-78.
- [7]Hutchinson,William K. Does Ease of Communication Increase Trade? Commonality of Language and Bilateral Trade[J].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49(5):544-556.
- [8]Nelson, R. R., & Phleps, E. S. Investment in Human,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1976,(56):69-75.
- [9]Searle, John. What is an Institution [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05,(1).
- [10]Vaillancourt,F.Demolinguistic Trends and Canadian Institutions:An Economic Perspective [M].Montreal: Association of Canadian Studies,1989.